

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| 丛书主编 冯道如
传承文学传统，再塑文学精神

泰戈尔 等著

Tagore

K a b u l p e o p l e

喀布尔人

撑蒿漫溯蓝色的生命之际

等著 李桐等译

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| 丛书主编 冯道如
传承文学传统，再塑文学精神

[印度] 泰戈尔 等著
Tagore

K a b u l



喀布尔人

李桐 等 译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喀布尔人 / (印) 泰戈尔 (Tagore,R.) 等著; 李桐
等译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8
(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)
ISBN 978-7-5399-6399-0

I. ①喀… II. ①泰… ②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
说集—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60397 号

书 名 喀布尔人

著 者 (印) 泰戈尔 等

译 者 李 桐 等

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

特 约 编 辑 杨小燕

文 字 编 辑 李晓爽 朱家许 占 晖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13.5

字 数 150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6399-0

定 价 24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 | Contents

金丝雀 001

[英] 曼斯菲尔德

翟国欣 译

猎人格拉古 007

[奥地利] 卡夫卡

赵 娴 译

太阳与雨 014

[美] 托马斯·沃尔夫

刘 洋 译

山月记 023

[日本] 中岛敦

黄悦生 译

喀布尔人 031

[印度] 泰戈尔

李 桐 译

三遍小弥撒 042

[法] 都 德

朱丙英 译

幽默家自白 054

[美] 欧·亨利

李文文 译

孤独 067

[美] 舍伍德·安德森

杨 巍 译

掘墓人 078

[德]里尔克

黄 灿 译

盗煤贼 092

[匈牙利]费伦克·莫尔纳尔

吴文哲 译

木马赢家 108

[英]劳伦斯

黄园园 译

神的光辉 128

[德]托马斯·曼

陈 荣 译

女尸恋爱记

146

[法] 泰奥非勒·戈蒂埃

张 琨 译

桑西一家

177

[法] 司汤达

林 敏 译

金丝雀

[英] 曼斯菲尔德

翟国欣 译

你看见大门右边那枚大钉子了吗？直到现在，我几乎还不敢看它；可我也没有勇气把它拔掉。我希望就算我死了，钉子也要留在那儿。有时我听见别人说：“那里想必挂过鸟笼子。”我听了这话很舒服，觉得人们还没完全忘掉它。

你想象不出它的歌喉有多美，那歌声跟其他金丝雀的一点儿都不一样，这并不是我的幻想。透过窗户，我经常看见人们在大门口驻足聆听，或者倚在山梅花底下的篱笆上，听得出神。我猜你一定觉得这很荒唐，可那是因为你从未亲耳听过。在我看来，它真的把每一支歌都唱得有头有尾，完完整整。

每当午后做完家务，我就会换上宽松的衣服，带上针线活儿，走到门廊那里。它总是跳啊，跳啊，从栖木的这一头跳到那一头，用嘴啄着笼子，好像要故意引起我的注意。它还会像职业歌唱家那样，喝上一点水，然后再唱歌。那歌声实在是太动听了，我不禁停下手里的活计，一心一意听它唱。它唱得多好啊，我多希望自己能形容一下，可惜我形容不出来。它总是唱啊，唱

啊，每个下午都那样唱，我觉得我能听懂它唱出的每一个音符。

我爱它！我多爱它啊！或许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个人爱上什么本是件无所谓的事，但总得爱上点什么才好。当然了，我也爱着我的这幢小房子，还有我的花园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对我来说，爱上它们还远远不够。都说花儿能解语，可它们不会与人产生共鸣，后来我还爱上过长庚星呢。这听上去是不是很像？那段日子，每当太阳落山，我就会跑到后花园里去。我在那里等着，一直等到它爬上黑色的桉树梢。我经常低声说：“你来了，亲爱的。”在刚升起的那一刻，它好像只为我一人发光。它好像懂得我的心情……道是思念，却不全是思念；道是惋惜，又不全是惋惜。我还有什么好惋惜的呢，要感激的事情太多了。

在鸟儿闯进我的生活之后，我便忘掉了那颗星星，我再也不需要它了。说来还挺奇怪，那天是一个中国人上门来卖鸟。当他举起装着它的小鸟笼时，它并没像其他可怜的金丝雀那样乱扑腾，只是轻轻地啁啾了一声，就像对桉树梢上的长庚星说话一样，我听见自己对它说：“你来了，亲爱的。”从那一刻起，它是我的了。

现在想起我俩相依为命的往事，我还是会惊讶。早上我走下楼来，把遮盖它笼子的布拿掉，它还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就知道向我问早安了。“女主人！女主人！”我知道它是这个意思。然后，我给家里的三个男孩子准备早餐，把笼子挂在门口的钉子上。等到整座房子只剩下我和它的时候，我才会把它带进屋里来。后来，洗洗涮涮的活儿都干完了，快乐的时光终于到来。我在桌子的一角上铺好报纸，把它搁在上面。它总是失望地拍打着翅膀，就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的。“你这个小鬼精灵，真会演戏。”我经常这样骂它。我把它的盘子刮干净，换上洁净的沙子，给小

罐子加满鸟食和水，再往笼子里塞上一根繁缕草和半只辣椒。我敢肯定，它对这场表演的每个片段都清清楚楚，还欢喜得很呢。你看，它天生极爱干净，它的栖木从来都是一尘不染的。你只要看看它有多爱洗澡，就会知道它的确爱干净。最后该洗澡了。水盆刚一放好，它便主动跳了进去。它先是弄好一边翅膀，接着弄另一边，再把小脑袋浸在水里，弄湿胸前的羽毛。它洗澡甩出的水滴把整个厨房都搞得湿漉漉的。就算这样，它还不愿意从水里出来呢。我总对它说：“够啦。你不过是在卖弄罢了。”它跳了出来，单腿站着，开始想法儿把自己弄干。等到一切终了，它一抖身子，拍拍翅膀，唧唧叫过几声之后，终于亮出了歌喉——噢，回忆起这件事来真的让我有点受不了。每当此时，我就会去擦拭刀具。可是，被我擦得锃亮的刀子好像也在案板上唱起歌来。

你看得出，它是我的伴儿，它就是我的伴儿，多好的伴儿啊！如果你也经历过独居生活，你一定体会得到它的珍贵。当然了，三个男孩子每天晚上会回来吃饭，有时饭后还会坐在客厅里读读报纸。但我觉得他们不会对我这一天的琐碎小事感兴趣。他们干吗要感兴趣呢？对他们来说，我实在不算什么。实际上，有一天晚上，我还在不经意间听到他们管我叫“邋遢婆子”。没关系，我不在乎，一点都不在乎。我很理解他们。年轻人嘛。我为什么要在乎呢？但是我记得，让我备感欣慰的是，那天晚上我并不孤独。孩子们走了之后，我把这些话都跟鸟儿说了。“你知道他们管你的女主人叫什么吗？”它把头歪向一边，用亮晶晶的小眼珠看着我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，看来它还觉得挺有趣呢。

你养过鸟吗？要是你没养过，我这些话听起来一定很夸张。也许吧。人们都说鸟儿是没有心的，它们的心肠是冷的，比不上

小猫小狗。每逢星期一，为我洗衣服的女人总会问我为什么不养一条“可爱的小猎狐狗”。“养只金丝雀有啥好处呢，小姐。”这话不对，简直是错得离谱。我记得那是一天夜里，我做了个非常可怕的梦——梦也可以是很凶险的，虽然我已经醒来了，但还是无法安下心来。我披上睡袍走下楼去，想在厨房里找点水喝。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，外面下着大雨，我当时可能还处在半睡半醒之间。透过厨房那扇没遮没挡的玻璃窗，我觉得黑暗好像在盯着我看，在窥视我。忽然我感到难以忍受了，因为我做了噩梦，却找不到一个人来倾诉。“我做了个很可怕的梦。”或者——或者我会说，“把我藏起来吧，别让黑暗找到我。”有那么一会儿，我甚至难过得捂住了脸。就在这时，耳边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叫唤。“亲亲！亲亲！”它的笼子就在桌上，盖着笼子的布滑落了，有光线照进去。“亲亲！亲亲！”那可爱的小家伙又叫唤了，声音柔柔的，好像在说，“我在这儿呢，女主人！我在这儿呢！”那声音在我听来是那么舒心，我差点感动得哭出来。

如今它不在了，我再也不会养鸟了，也不会去养别的宠物。叫我如何能再养呢？当我看见它仰面躺着，眼睛黯淡无光，爪子蜷缩成一团，当我想到再也无法听到它的歌唱，我就觉得身体里有什么已经死了。心空荡荡的，就像那空荡荡的鸟笼子一样。我得挺过去，当然，我必须挺过去。不论发生了什么，人总能挺过去的。人家都说我性格开朗，他们说的没错。我得感谢上帝，还好我性格开朗。

话说回来，这事已经过去了，虽然我没落下病根，也没一直念念不忘，可我还是得承认，我的生活变得伤感了。很难说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我指的不是那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伤心事，比如疾病、贫穷或者死亡。不是的，都没有可比性。它就在

那里，深深地，深深地扎根在你的身体里，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，就像呼吸一样。我想方设法让自己忙碌起来，可是不管我有多累、多辛苦，只要一停下来，我就知道它还在那里，在等着我。我经常 would 想，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。我们无从知晓。可是，那难道不是很不同寻常吗？在它那甜美的，快乐的歌声下面，我听到的只有如许的——悲哀？——啊，这究竟是怎么了？

猎人格拉古

[奥地利] 卡夫卡

赵 炯 译

我住在格拉古，一个偏僻的小镇，那里的人们过着一种简单而平静的生活。镇上有一座古老的教堂，它的钟声每天早晨都会准时响起，提醒人们开始一天的生活。教堂的钟声在小镇的每一个角落回荡，给人们带来一种莫名的安慰和力量。

然而，在这样一个看似平静的地方，却隐藏着一种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镇上的人们虽然表面上过着平静的生活，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他们知道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暗中窥视着他们，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发动攻击。这种力量让他们感到恐惧，让他们感到无助，让他们感到绝望。

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，我对这种无形的力量有着深刻的认识。我知道，这种力量是无处不在的，它渗透到了小镇的每一个角落，它存在于人们的内心深处，它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发动攻击。我从小就学会了如何在这种无形的力量面前保护自己，我学会了如何在恐惧和不安中保持冷静，我学会了如何在绝望中寻找希望。

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逐渐发现，这种无形的力量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它变得更加复杂，变得更加神秘，变得更加难以捉摸。我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，我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，我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。我意识到，我并不是无所畏惧的，我并不是无所不能的，我并不是无所不知的。我意识到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渺小的人，一个脆弱的人。

但是，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。相反，我变得更加坚强，变得更加勇敢，变得更加无畏。我开始尝试去揭开这种无形的力量的面纱，我开始尝试去探索它的奥秘，我开始尝试去挑战它的权威。我知道，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，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，这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。但是，我并不知道，这是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，这是一条通往希望的道路，这是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。

两个男孩坐在码头的岸墙上玩着骰子；一个男人坐在台阶上的阴影处读着报纸，这片阴影是一尊挥舞着军刀的英雄雕像留下的；一个少女正从喷泉的水池中舀水灌入木桶；一个水果小贩躺在他的水果摊旁，眺望着远处的海面；酒吧的门窗都开着，可以看到有两个男人正在里面喝酒。酒吧老板坐在前面，靠着一张桌子打着盹儿。一条小船轻轻地滑入港口，仿佛被人在水面上拖行似的。一个穿着蓝色夹克的男人从船里跳到岸上，将手上的绳索穿过圆环。男人身后还有两个人，他们穿着饰有银纽扣的深色外套，抬着一副担架。担架上盖着一块带有鲜花图案和流苏的丝巾，丝巾下明显躺着一个人。

没有谁关心码头上突然出现的这几个人。甚至当他们把担架放在地上，等候那个还在系绳索的舵手的时候，也没有一个人走近他们，向他们发问，或者是打量他们。

舵手在甲板上遇到了一个怀抱孩子、头发凌乱的女人，因而又耽搁了一会儿。当他走近的时候，大手一挥，指向左手边不远

处一座黄色的两层小楼。那两个人便立刻抬起担架，穿过低矮的门及其两旁的柱列进到小楼里去。此时，一个小男孩刚好打开窗户，看到他们进入小楼的这一幕，他又赶紧关上了窗户。随后，小楼的门也关上了。门的材质是黑色橡木，做工精良。此时，一直聚集在钟楼附近的一群鸽子突然飞向这座小楼。它们栖息在小楼门前，仿佛食物就藏在门背后。一只鸽子飞上二楼的窗台，啄着玻璃。这些小东西羽毛鲜亮，个性活泼，受尽关照。这时候，甲板上的那个女人开始大把地抛撒谷粒，于是鸽子们朝她飞去，享受美食。

一个戴着礼帽，手臂上绑着黑丝带的男人出现在又窄又陡的小道上。他从港口而来，一路上，他细心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，但是似乎又什么都看不顺眼。他看见角落里有一堆垃圾，脸色瞬间就变了；看到纪念碑前的台阶上有水果皮，他用手杖把它们挑到一边。他来到小楼前，敲了敲门，然后摘下他的帽子，用他那戴着黑色手套的右手拿着。门马上就开了，五十个小男孩在长长的走道里列成两队，向他鞠躬，欢迎他的到来。

舵手走下楼来迎接这位先生，然后领着他上楼。

那位先生走近担架，把他的一只手放在担架上那个男人的前额上，双膝跪下，开始祈祷。舵手示意那两个抬担架的人离开房间，他们便走了出去，还赶走了那群挤在外面的男孩，关上了门。那位先生显然还不满意。他望向舵手，舵手立刻会意地走进旁边的房间。此时，担架上的男人突然睁开了双眼。他的脸上满是痛苦的微笑，扭头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那位先生一点儿也没有被吓到，他从容地站起来，回答道：“我是里瓦市市长。”

男人点点头，有气无力地伸出手，请他坐下。市长接受了他的邀请。男人说道：“我以前认识你，市长先生。但是，我总是

什么也想不起来，这个世界在和我兜圈子。所以，我还是问一下更好，哎，虽然我可能什么都知道。你应该知道我是猎人格拉古吧？”

“当然，”市长回答道，“我是昨天半夜得到消息的。当时我已经睡下，我的妻子突然嚷道：‘萨尔瓦托’——那是我的名字——‘快看窗户那儿有只鸽子！’那确实是一只鸽子，只不过那只鸽子竟然有公鸡那么大。它飞到我的耳边告诉我：‘死去的猎人格拉古明天会来，请你以全市的名义欢迎他。’”

猎人点了点头，用舌尖舔了舔嘴唇，说道：“是的，那些鸽子比我先到。但是，市长先生，你认为我会留在里瓦市吗？”

“这我说不准，”市长答道，“你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呢？”

“不错，”猎人说道，“正如你看到的那样。很多年以前，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了，我从黑森林的一块岩石上跌落——那是德国的一个地方——当时我正在追赶一只羚羊，然后我从岩石上跌下山谷。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死了。”

“但是你还活着。”市长说。

“在某种程度上而已，”猎人说，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我的确还活着。我的死亡之舟迷失了方向，也许是一次错误的转舵，也许是因为舵手一瞬间的失神，也许是对美丽家园的眷恋，我也不知道事实的真相，我只知道我仍然存活于尘世间，我的小舟仍然在尘世的水域中航行。”

“难道你一点都不了解彼岸的世界吗？”市长皱着眉头问道。

猎人回答道：“我一直身处于一个巨大的台阶上，爬上台阶即可到达彼岸的世界。然而，这一段台阶无边无垠，无论我朝上下左右哪个方向前进，我都无法成功抵达。以前，我是一个猎